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六千五百二十五 史部

元史卷一百四十六

明翰林學士亞中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宋濂等修

列傳第三十三

耶律楚材

子鑄附

耶律楚材字晉卿遼東丹王托雲八世孫父履以學行事金世宗特見親任終尚書右丞楚材生三歲而孤母楊氏教之學及長博極羣書旁通天文地理律厯術數

及釋老醫卜之說下筆為文若宿構者金制宰相子例
試補省掾楚材欲試進士科章宗詔如舊制問以疑獄
數事時同試者十七人楚材所對獨優遂辟為掾後仕
為開州同知貞祐二年宣宗遷汴完顏復興行中書事
留守燕辟為左右司員外郎太祖定燕聞其名召見之
楚材身長八尺美鬚宏聲帝偉之曰遼金世讎朕為汝
雪之對曰臣父祖嘗委質事之既為之臣敢讎君耶帝
重其言處之左右遂呼曰烏爾圖薩哈勒而不名烏爾

圖薩哈勒蓋國語長髯人也己卯夏六月帝西討回回國禡旗之日雨雪三尺帝疑之楚材曰玄冥之氣見於盛夏克敵之徵也庚辰冬大雷復問之對曰回回國主當死于野後皆驗夏人禪巴沁以善造弓見知於帝因每自矜曰國家方用武耶律儒者何用楚材曰治弓尚須用弓匠為天下者豈可不用治天下匠耶帝聞之甚喜日見親用西域厯人奏五月望夜月當蝕楚材曰否卒不蝕明年十月楚材言月當食西域人曰不蝕至期

果蝕八分壬午八月長星見西方楚材曰女直將易主矣明年金宣宗果死帝每征討必命楚材卜帝亦自灼羊脾以相符應指楚材謂太宗曰此人天賜我家爾後軍國庶政當悉委之甲申帝至東印度駐鐵門關有一角獸形如鹿而馬尾其色綠作人言謂侍衛者曰汝主宜早還帝以問楚材對曰此瑞獸也其名角端能言四方語好生惡殺此天降符以告陛下陛下天之元子天下之人皆陛下之子願承天心以全民命帝即日班師

丙戌冬從下靈武諸將爭取子女金帛楚材獨收遺書
及大黃藥材既而士卒病疫得大黃輒愈帝自經營西
土未暇定制州郡長吏生殺任情孥人妻女取貨財兼
土田燕薊留後長官舒穆魯軒達布尤貪暴殺人盈市
楚材聞之泣下即入奏請禁州郡非奉璽書不得擅徵
發囚當大辟者必待報違者罪死於是貪暴之風稍戢
燕多劇賊未夕輒曳牛車指富家取其財物不與則殺
之時睿宗以皇子監國事聞遣中使偕楚材往窮治之

楚材詢察得其姓名皆留後親屬及勢家子盡捕下獄
其家賂中使將緩之楚材示以禍福中使懼從其言獄
具戮十六人于市燕民始安己丑秋太宗將即位宗親
咸會議猶未決時睿宗為太宗親弟故楚材言於睿宗
曰此宗社大計宜早定睿宗曰事猶未集別選日可乎
楚材曰過是無吉日矣遂定策立儀制乃告親王察罕
台曰王雖兄位則臣也禮當拜王拜則莫敢不拜王深
然之及即位王率皇族及臣僚拜帳下既退王撫楚材

曰真社稷臣也國朝尊屬有拜禮自此始時朝集後期
應死者衆楚材奏曰陛下新即位宜宥之太宗從之中
原甫定民多誤觸禁網而國法無赦令楚材議請肆宥
衆以云迂楚材獨從容為帝言詔自庚寅正月朔日前
事勿治且條便宜一十八事頒天下其略言郡宜置長
吏牧民設萬戶總軍使勢均力敵以遏驕橫中原之地
財用所出宜存恤其民州縣非奉上命敢擅行科差者
罪之貿易借貸官物者罪之蒙古回鶻河西諸人種地

不納稅者死監主自盜官物者死應犯死罪者具由申
奏待報然後行刑貢獻禮物為害非輕深宜禁斷帝悉
從之唯貢獻一事不允曰彼自願饋獻者宜聽之楚材
曰蠹害之端必由於此帝曰凡卿所奏無不從者卿不
能從朕一事耶太祖之世歲有事西域未暇經理中原
官吏多聚斂自私資至鉅萬而官無儲待近臣博迪等
言漢人無補於國可悉空其人以為牧地楚材曰陛下
將南伐軍需宜有所資誠均定中原地稅商稅鹽酒鐵

冶山澤之利歲可得銀五十萬兩帛八萬匹粟四十餘萬石足以供給何謂無補哉帝曰卿試為朕行之乃奏立燕京等十路徵收課稅使凡長貳悉用士人如陳時可趙昉等皆寬厚長者極天下之選參佐皆用省部舊人辛卯秋帝至雲中十路咸進廩籍及金帛陳于庭中帝笑謂楚材曰汝不去朕左右而能使國用充足南國之臣復有如卿者乎對曰在彼者皆賢於臣臣不才故留燕為陛下用帝嘉其謙賜之酒即日拜中書令事無

鉅細皆先白之楚材奏凡州郡宜令長吏專理民事萬戶總軍政凡所掌課稅權貴不得侵之又舉扎哈鈕赫均與之同事權貴不能平軒達布以舊怨尤疾之譖於宗王曰耶律中書令率用親舊必有二心宜奏殺之宗王遣使以聞帝察其誣責使者罷遣之屬有訟軒達布不法者帝命楚材鞠之奏曰此人倨傲故易招謗今將有事南方他日治之未晚也帝私謂侍臣曰楚材不較私讎真寬厚長者汝曹當效之中貴克斯布哈奏採金

銀役夫及種田西域與栽葡萄戶帝令於西京宣德徙
萬餘戶充之楚材曰先帝遺詔山後民質樸無異國人
緩急可用不宜輕動今將征河南請無殘民以給此役
帝可其奏壬辰春帝南征將涉河詔逃難之民來降者
免死或曰此輩急則降緩則走徒以資敵不可宥楚材
請製旗數百以給降民使歸田里全活甚衆舊制凡攻
城邑敵以矢石相加者即為拒命既克必殺之汴梁將
下大將蘇布特遣使來言金人抗拒持久師多死傷城

下之日宜屠之楚材馳入奏曰將士暴露數十年所欲者土地人民耳得地無民將焉用之帝猶豫未決楚材曰竒巧之工厚藏之家皆萃于此若盡殺之將無所獲帝然之詔罪止完顏氏餘皆勿問時避兵居汴者得百四十七萬人楚材又請遣人入城求孔子後得五十一代孫元楷奏襲封衍聖公付以林廟地命收太常禮樂生及召名儒梁陟王萬慶趙著等使直釋九經進講東宮又率大臣子孫執經解義俾知聖人之道置編修所

於燕京經籍所於平陽由是文治興焉河南初破時俘獲甚衆軍還逃者十七八有旨居停逃民及資給者滅其家鄉社亦連坐由是逃者莫敢舍多殍死道路楚材從容進曰河南既平民皆陛下赤子走復何之柰何因一俘囚連死數十百人乎帝悟命除其禁金之亡也唯秦鞏二十餘州久未下楚材奏曰往年吾民逃罪或萃于此故以死拒戰若許以不殺將不攻自下矣詔下諸城皆降甲午議籍中原民大臣呼圖克等議以丁為戶

楚材曰不可丁逃則賦無所出當以戶定之爭之再三卒以戶定時將相大臣有所驅獲往往寄留諸郡楚材因括戶口並令為民匿占者死乙未朝議將四征不庭若遣回回人征江南漢人征西域深得制御之術楚材曰不可中原西域相去遼遠未至敵境人馬疲乏兼水土異宜疾疫將生宜各從其便從之丙申春諸王大集帝親執觴賜楚材曰朕之所以推誠任卿者先帝之命也非卿則中原無今日朕所以得安枕者卿之力也西

域諸國及宋高麗使者來朝語多不實帝指楚材示之
曰汝國有如此人乎皆謝曰無有殆神人也帝曰汝等
唯此言不妄朕亦度必無此人有于元者奏行交鈔楚
材曰金章宗時初行交鈔與錢通行有司以出鈔為利
收鈔為諱謂之老鈔至以萬貫唯易一餅民力困竭國
用匱乏當為鑒戒今印造交鈔宜不過萬錠從之秋七
月呼圖克以民籍至帝議裂州縣賜親王功臣楚材曰
裂土分民易生嫌隙不如多以金帛與之帝曰已許柰

何楚材曰若朝廷置吏收其貢賦歲終頒之使毋擅科徵可也帝然其計遂定天下賦稅每二戶出絲一斤以給國用五戶出絲一斤以給諸王功臣湯沐之資地稅中田每畝二升又半上田三升下田二升水田每畝五升商稅三十分而一鹽價銀一兩四十斤既定常賦朝議以為太輕楚材曰作法於涼其弊猶貪後將有以利進者則今已重矣時工匠製造糜費官物十私八九楚材請皆考覈之以為定制時侍臣托歡奏簡天下室女

詔下楚材尼之不行帝怒楚材進曰向擇美女二十有
八人足備使令今復選拔臣恐擾民欲覆奏耳帝良久
曰可罷之又欲收民牝馬楚材曰田蠶之地非馬所產
今若行之後必為人害又從之丁酉楚材奏曰制器者
必用良工守成者必用儒臣儒臣之事業非積數十年
殆未易成也帝曰果爾可官其人楚材曰請校試之乃
命宣德州宣課使劉中隨郡考試以經義詞賦論分為
三科儒人被俘為奴者亦令就試其主匿弗遣者死得

士凡四千三十人免為奴者四之一先是州郡長吏多借賈人銀以償官息累數倍曰羊羔兒利至奴其妻子猶不足償楚材奏令本利相侔而止永為定制民間所負者官為代償之至一衡量給符印立鈔法定均輸布遞傳明驛券庶政略備民稍蘇息焉有二道士爭長互立黨與其一誣其讎之黨二人為逃軍結中貴及通事楊惟忠執而虐殺之楚材按收惟忠中貴復訴楚材違制帝怒繫楚材既而自悔命釋之楚材不肯解縛進曰

臣備位公輔國政所屬陛下初令繫臣以有罪也當明
示百官罪在不赦今釋臣是無罪也豈宜輕易反覆如
戲小兒國有大事何以行焉衆皆失色帝曰朕雖為帝
寧無過舉即乃溫言以慰之楚材因陳時務十策曰信
賞罰正名分給俸祿官功臣考殿最均科差選工匠務
農桑定土貢制漕運皆切於時務悉施行之太原路轉
運使呂振副使劉子振以贓抵罪帝責楚材曰卿言孔
子之教可行儒者為好人何故乃有此輩對曰君父教

臣子亦不欲令陷不義三綱五常聖人之名教有國家者莫不由之如天之有日月也豈得緣一夫之失使萬世常行之道獨見廢於我朝乎帝意乃解富人劉呼圖克瑪勒錫喇卜丹劉廷玉等以銀一百四十萬兩撲買天下課稅楚材曰此貪利之徒罔上虐下為害甚大奏罷之常曰興一利不如除一害生一事不如省一事任尚以班超之言為平平耳千古自有定論後之負譴者方知吾言之不妄也帝素嗜酒日與大臣酣飲楚材屢

諫不聽乃持酒槽鐵口進曰麴蘖能腐物鐵尚如此况
五臟乎帝悟語近臣曰汝曹愛君憂國之心有如烏爾
圖薩哈勒者耶賞以金帛勅近臣日進酒三鍾而止自
庚寅定課稅格至甲午平河南歲有增羨至戊戌課銀
增至一百一十萬兩譯史安天合者諂事扎哈首引溫
都爾哈瑪爾撲買課稅又增至二百二十萬兩楚材極
力辨諫聲色俱厲言與涕俱帝曰爾欲搏鬪耶又曰爾
欲為百姓哭耶姑令試行之楚材力不能止乃歎息曰

民之困窮將自此始矣楚材嘗與諸王宴醉臥車中帝臨平野見之直幸其營登車手撼之楚材熟睡未醒方怒其擾已忽開眼視始知帝至驚起謝帝曰有酒獨醉不與朕同樂耶笑而去楚材不及冠帶馳詣行宮帝為置酒極歡而罷楚材當國日久得祿分其親族未嘗私以官行省劉敏從容言之楚材曰睦親之義但當資以金帛若使從政而違法吾不能徇私恩也歲辛丑二月三日帝疾篤醫言脈已絕皇后不知所為召楚材問之

對曰今任使非人賣官鬻獄囚繫非辜者多古人一言而善熒惑退舍請赦天下囚徒后即欲行之楚材曰非君命不可俄頃帝少蘇因入奏請肆赦帝已不能言首肯之是夜醫者候脈復生適宣讀赦書時也翌日而瘳冬十一月四日帝將出獵楚材以太乙數推之亟言其不可左右皆曰不騎射無以為樂獵五日帝崩于行在所皇后尼瑪察氏稱制崇信姦回庶政多紊溫都爾哈瑪爾以貨得政柄廷中悉畏附楚材面折廷爭言人所

難言人皆危之癸卯五月熒惑犯房楚材奏曰當有驚
擾然訖無事居無何朝廷用兵事起倉卒后遂令授甲
選腹心至欲西遷以避之楚材進曰朝廷天下根本根
本一搖天下將亂臣觀天道必無患也後數日乃定后
以御寶空紙付溫都爾哈瑪爾使自書填行之楚材曰
天下者先帝之天下朝廷自有憲章今欲紊之臣不敢
奉詔乃止又有旨溫都爾哈瑪爾所建白令史不為書
者斷其手楚材曰國之典故先帝悉委老臣令史何與

焉事若合理自當奉行如不可行死且不避况截手乎
后不悅楚材辨論不已因大聲曰老臣事太祖太宗三
十餘年無負於國皇后亦豈能無罪殺臣也后雖憾之
亦以先朝舊勲深敬憚焉甲辰夏五月薨于位年五十
五皇后哀悼賻贈甚厚後有譖楚材者言其在相位日
久天下貢賦半入其家后命近臣瑪爾結覆視之唯琴
阮十餘及古今書畫金石遺文數千卷至順元年贈經
國議制寅亮佐運功臣太師上柱國追封廣寧王諡文

正子鉉鑄

鑄字成仲幼聰敏善屬文尤工騎射楚材薨嗣領中書省事時年二十三鑄上言宜疎禁網遂采歷代德政合於時宜者八十一章以進戊午憲宗征蜀詔鑄領侍衛驍果以從屢出奇計攻下城邑賜以尚方金鎖甲及內殿驄馬乙未憲宗崩額呼布格叛鑄棄妻子挺身自朔方來歸世祖嘉其忠即日召見賞賜優厚中統二年拜中書左丞相是年冬詔將兵備禦北邊後徵兵扈從敗

額呼布格于上都之北至元元年加光祿大夫奏定法令三十七章吏民便之二年行省山東未幾徵還初清廟雅樂止有登歌詔鑄製宮懸八佾之舞四年春三月樂舞成表上之仍請賜名大成制曰可六月改榮祿大夫平章政事五年復拜光祿大夫中書左丞相十年遷平章軍國重事十三年詔監修國史朝廷有大事必咨訪焉十九年復拜中書左丞相二十年冬十月坐不納職印妄奏東平人聚謀為逆間諜幕僚及黨罪囚阿里

沙遂罷免仍沒其家貲之半徙居山後二十二年卒年六十五子十一人希徵希勃希亮希寬希素希固希周希光希逸淮東宣慰使餘失其名至順元年贈推忠保德宣力佐治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懿寧王諡文忠

鈕祜祿珠順 子納罕

鈕祜祿珠順金源貴族國初為質子知金將亡遂委質焉太祖賜畜馬四百匹使為宿衛官筆且齊從平諸國

有功圍涼州執大旗指麾六軍手中流矢不動已而為侍從官數得侍宴內廷因諫曰臣聞天子以天下為憂憂之未有不治忘憂未有能治者也置酒為樂此忘憂之術也帝深加納之立中書省以珠順有積勲授左丞相時耶律楚材為右丞相凡建官立法任賢使能與夫分郡邑定課賦通漕運足國用多出楚材而珠順佐成之太宗七年從伐宋詔軍前行中書省事許以便宜師入宋境江淮州邑望風欵附珠順降其民三十餘萬取

定城天長二邑不誅一人復入中書視事賜中廢馬十匹貫珠袍一卒贈太尉封魏國公諡忠武十年詔其子江淮安撫使納罕嗣行軍前中書省事時大將察罕圍壽春七日始下欲屠其城納罕曰不降者獨守將耳其民何罪由是獲免初世祖伐宋軍于汴納罕進曰李璿承國厚恩坐制一方然其人多詐叛無日矣帝亦患之中統元年兩遷宣撫使明年授中書右丞中興等路行中書省事三年遷秦蜀五路四川行中書省事其年李

瓊反益都帝使諭納罕曰卿言猶在耳瓊果反矣卿宜
謹守西鄙對曰臣謹受詔不敢以西鄙為陛下憂明年
授中書平章政事四年病卒封魏國公諡宣昭子博袞
徹爾知河中府

楊惟中

楊惟中字彥誠弘州人金末以孤童子事太宗知讀書
有膽略太宗器之年二十奉命使西域三十餘國宣暢
國威敷布政條俾皆籍戶口屬吏乃歸帝於是有大用

意皇子庫春伐宋命惟中於軍前行中書省事克宋棗陽光化等軍先隨郢復等州及襄陽德安府凡得名士數十人收伊洛諸書送燕都立宋大儒周惇頤祠建太極書院延儒士趙復王粹等講授其間遂通聖賢學慨然欲以道濟天下拜中書令太宗崩太后稱制惟中以一相負任天下定宗即位平陽道斷事官希產橫恣不法詔惟中宣慰惟中按誅之金亡其將武仙潰于鄧州餘黨散入太原真定間據大明川用金開興年號衆至

數萬剽掠數千里詔會諸道兵討之不克惟中仗節開
諭降其渠帥餘黨悉平憲宗即位世祖以太弟鎮金蓮
川得開府專封拜乃立河南道經略司於汴梁奏惟中
等為使俾屯田唐鄧申裕嵩汝蔡息亳潁諸州初滅金
時以監河橋萬戶劉福為河南道總管福貪鄙殘酷虐
害遺民二十餘年惟中至召福聽約束福稱疾不至惟
中設大槌於坐復召之使謂福曰汝不奉命吾以軍法
從事福不得已以數千人擁衛見惟中惟中即握大槌

擊仆之數日福死河南大治遷陝右四川宣撫使時諸
軍帥橫侈病民郭千戶者尤甚殺人之夫而奪其妻惟
中戮之以徇關中肅然語人曰吾非好殺國家綱紀不
立致此輩賊害良民無所控告雖欲不去可乎歲己未
世祖總統東師奏惟中為江淮京湖南北路宣撫使俾
建行臺以先啟行宣布恩信蒙古漢軍諸帥並聽節制
師還卒于蔡州年五十五中統二年追諡曰忠肅公

元史卷一百四十六考證

即律楚材傳庚辰五月望夜月當蝕楚材曰否卒不蝕
案燕居叢談云庚辰歲楚材在塔實干城當五月
望以大明厯考之太陰當虧二分食甚子正時在宵
中是夜候之未盡初更而月已蝕蓋大明之子正中
國之子正也西域之初更未盡時安知不為中國之
子正乎此唐一行有里差之說謂千里互差一時者
是也





總校官編修臣吳紹深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元史卷一百四十七至
九

詳校官編修臣王天祿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六千五百二十六 史部

元史卷一百四十七

明翰林學士亞中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宋濂等修

列傳第三十四

張柔

張柔字德剛易州定興人世力農柔少慷慨尚氣節善騎射以豪俠稱金貞祐間河北盜起柔聚族黨保西山東流寨選壯士結隊伍以自衛盜不敢犯郡人張信假



柔聲勢納流人女為妻柔鞭信百而還其女信憾之謀
結黨害柔未幾信有罪當誅柔救之得免於是驍勇之
士多慕義從之中都經畧使苗道潤承制授柔定興令
累遷青州防禦使道潤表其才加昭毅大將軍遙領永
寧軍節度使兼雄州管內觀察使權元帥左都監行元
帥府事繼而道潤為其副賈瑀所殺瑀遣使以好辭來
告曰吾得除道潤者以君不助兵故也柔怒叱使者曰
瑀殺吾所事吾食瑀肉且未足快意反以此言相戲耶

遂移檄道潤部曲會易州軍市川誓衆為之復讎衆皆
感泣適道潤麾下何伯祥得道潤所佩金虎符以獻因
推柔行經畧使事事間加驃騎將軍中都留守兼大興
府尹本路經畧使行元帥事戊寅國兵出紫荆口柔率
所部逆戰於狼牙嶺馬蹶被執遂以衆降太祖還其舊
職得以便宜行事柔招集部曲下雄易安保諸州攻破
賈瑀於孔山誅瑀剖其心祭道潤瑀黨郭收亦降盡有
其衆徙治滿城金真定帥武仙會兵數萬來攻柔以兵

數百出奇迎戰大破之乘勝攻完州下之獲州佐甄全
全慷慨就戮柔義而釋之且升為守使將部曲以從已
卯仙復來攻敗走之進拔郎山祁州曲陽諸城寨聞之
皆降既而中山叛柔引兵圍之與仙將葛鐵鎗戰于新
樂流矢中柔領折其二齒拔矢以戰斬首數千級擒藁
城令劉成遂拔中山仙復會兵攻滿城柔登城拒戰復
為流矢所中仙兵大呼曰中張柔矣柔不為動開門突
戰皆敗走畧地至鼓城單騎入城喻以禍福城遂降又

敗仙於祁州進攻深澤寧晉安平克之分遣別將攻下平棘藁城無極欒城諸縣關地千餘里由是深冀以北鎮定以東三十餘城緣山反側鹿兒野狸等寨相繼降附一月之間與仙遇者凡十有七每戰輒勝方獻捷于行在所行次宣德而易州軍叛逐其守盧應妻子據西山馬頭寨柔聞之即棄輜重還出奇計破其寨而誅叛者歸其妻子加榮祿大夫河北東西等路都元帥號巴圖爾置官屬將士遷授有差燕帥徹辰台數凌柔柔不

為下乃譖柔於中都行臺曰張柔驍勇無敵向被執而降今委以兵柄戰勝攻取威震河朔失今不圖後必難制常欲殺我我不敢南也行臺召柔幽之土室徹辰台施帳寢其上環以甲騎明日將殺之徹辰台一夕暴死柔乃得免金經畧使固安王子昌善戰知名與信安張進連兵阻水為固遠近憚之柔出其不意率兵徑渡生擒以還乙酉真定武仙殺其帥史天倪其弟天澤使來求援柔遣驍將喬惟忠等率千餘騎赴之與仙戰敗之

遂分遣惟忠宋演畧彰德徇齊魯聶福堅畧青魏山東
璽書授柔行軍千戶保州等處都元帥丙戌遣將以兵
從國王博囉攻李全于益都降之丁亥移鎮保州保自
兵火之餘荒廢者十五年盜出沒其間柔為之畫市井
定民居置官解引泉入城疏溝渠以瀉卑濕通商惠工
遂致殷富遷廟學于城東南增其舊制壬辰從睿宗伐
金語其衆曰吾用兵殺人多矣寧無冤者自今以往非
與敵戰誓不殺也圍汴京柔軍於城西北金兵屢出拒

戰柔單騎陷陣出入數四金人莫能支金主自黃陵岡

渡河次漚麻岡欲取衛州柔以兵合擊金主敗走睢陽

其臣崔立以汴京降柔於金帛一無所取獨入史館取

金寶錄并祕府圖書訪求耆德及燕趙故族十餘家衛

送北歸遂圍睢陽金主走汝南汝南恃柴潭為阻會宋

孟珙以兵糧來會珙決其南潭水涸金人懼啓南門求

死戰柔以步卒二十餘突其陣促聶福堅先登擒二校

以歸又遣張信據其內隍諸軍齊進金主自殺汝南既

破下令屠城一小校縛十人以待一人貌獨異柔問之
狀元王鶚也解其縛賓禮之入朝太宗厯數其戰功班
諸帥上賜金虎符升軍民萬戶乙未從皇子庫春拔棗
陽繼從大帥塔沁攻徐邳丁酉詔屯兵曹武以逼宋道
出九里關柔欲率所部徑往或言關甚險宋必設伏不
若與大軍俱進不聽與二十騎直前據關方解甲而食
宋兵出兩山間圍數重騎皆失色柔單騎馳突潰圍大
軍繼至遂達曹武悉下綠山諸堡攻洪山寨破之遂營

山下柔率衆出畧地他處宋兵乘虛來襲柔還與之遇
自旦至暮凡十餘戰大敗宋師斬其將校十有三人遂
會諸軍取光州又進趣黃州破三山寨至大湖中得戰
艦沿江接戰壁於黃州西北隅有乘舟出者柔曰此偵
伺我隙者也夜必襲吾不備乃分軍為三以待之二鼓
時宋師果至柔遮擊之俘數百人溺死者不可計攻其
東門矢石雨注軍少却柔率死士十餘奮戈大呼所向
仆踣執俘而還宋師懼請和乃還軍大帥察罕攻滁州

柔以二百騎往時廬泗盱眙安豐間宋屯戍相望斥堠甚嚴或勸柔勿行不聽且戰且前凡二十餘戰北至滁察罕以滁久不拔欲解去柔請決戰從之既陣宋驍將出挑戰柔佯却宋將驕柔馳及之槌擊墜地宋將執柔轡曳入其陣飛石中柔鼻兩軍鬪柔得還裏瘡復戰夜遣鞏彥輝劫其營焚城東南隅柔銳卒五十七人先登拔之己亥以本官節制河南諸翼兵馬征行事河南三十餘城皆屬焉庚子詔柔等八萬戶伐宋辛丑升保州

為順天府賜御衣數襲名馬二尚廢馬百柔率師自五

河口濟淮畧和州諸城師還分遣部下將千人屯田于

襄城察罕奏柔總諸軍鎮杞初河決于汴西南入陳留

分而為三杞居其中渾宋兵恃舟楫之利駐亳泗犯汴

洛以擾河南柔乃即故杞之東西中三山夾河順殺水

勢築連城結浮梁為進戰退耕之計敵不敢至會諸軍

攻破壽州柔欲留兵守之察罕不從又敗宋師于泗州

還杞帳下吏瓜爾佳顯祖得罪亡走上變誣柔執柔以

北大臣多以闔門保柔者卒辨其誣顯祖伏誅辛亥憲宗即位換授金虎符仍軍民萬戶甲寅移鎮亳州環亳皆水非舟楫不達柔甃城壁為橋梁屬汴堤以通商賈之利復建孔子廟設校官弟子員入奏帝悅賜衣一襲翎根甲一金符九銀符十九頒將校之有功者己未分裨將張果王仲仁從憲宗征蜀王安國胡進田伯榮宋演從宗王塔齊爾攻荆山柔從世祖攻鄂世祖由大勝關柔由虎頭關與宋兵遇於沙窩柔子宏彥擊破之進

與守關兵戰敗之世祖自陽羅渡江促柔會兵攻鄂百餘日不能下世祖諭之曰吾猶獵者不能擒圈中豕野獵以供汝食汝可破圈而取之柔乃令何伯祥作鵝車洞掘其城別遣勇士先登攻其西南隅屢破之會憲宗凶問至宋亦行成世祖北還命柔統領蒙古漢軍以俟後命城白鹿磯為久駐計中統元年世祖即位詔班師額呼布格反世祖北征詔柔入衛至廬朐河有詔止之分其兵三千五百衛京師以子宏慶為質二年以金寶

錄獻諸朝且請致仕封安肅公命第八子宏畧襲職至
元三年加榮祿大夫判行工部事城大都四年進封蔡
國公五年六月卒年七十九贈推忠宣力翊運功臣太
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諡武康延祐五年加封汝南
王諡忠武子十有一人宏畧宏範最顯宏範自有傳

宏畧字仲傑柔第八子也有謀畧通經史善騎射嘗從
柔鎮杞徙亳歲乙卯入朝憲宗授金符權順天萬戶從
征蜀以其幼賜錦衣令還鎮柔既致仕授宏畧金虎符

順天路管民總管行軍萬戶仍總宣德河南懷孟等路
諸軍屯亳者中統三年李壇反求救於宋將夏貴貴自
蘄乘虛北奪亳滕徐宿邳滄濱七州新蔡符離蘄利津
四縣殺守將宏畧率戰船過之于渦口貴退保蘄宏畧
發亳軍攻之水陸並進宋兵素憚亳軍焚城宵遁追殺
殆盡獲軍資不可計盡復所失地李壇既誅追問當時
與壇通書者獨宏畧書皆勸以忠義事得釋朝廷懲壇
叛逆務裁諸侯權以保全之因解宏畧兵職宿衛京師

賜濟遜冠服以從宴享至元三年城大都佐其父為築
宮城總管八年授朝列大夫同行工部事兼領宿衛親
軍儀鸞等局十三年城成賜內帑金釵瑋瑁卮授中奉
大夫淮東道宣慰使十四年宋廣王昺據閩廣時東海
縣儲粟數萬行省檄宏畧將兵二千戍之仍命造船運
粟入淮安宏畧顧民舟有能載粟十石者與一石人爭
趨之一月而畢十六年遷江西宣慰使會饒州盜起犯
都昌宏畧以為饒雖屬江東與南康止隔一湖此寇不

滅則吾境必有相扇而起者乃使人直擣其巢穴生擒賊酋磔于市餘黨潰散下令曰不操兵者皆為平民餘無所問頃之以疾歸亮有讒貴臣子在江南買田宅樂而忘歸者詞引宏畧或謂宏畧曰公但居亮未嘗在江南入見宜自明宏畧曰明之則言者獲譴矣吾寧稱疾家居二十九年見世祖于龍虎臺請曰臣之子玠長矣願備宿衛從之且賜以酒曰卿年未老謝事何為特命為河南行省參知政事元貞二年卒贈推忠佐理功臣

銀青榮祿大夫平章政事上柱國蔡國公諡忠毅子三人玠瑾琰

史天倪

史天倪字和甫燕之永清人曾祖倫少好俠因築室發土得金始饒於財金末中原塗炭乃建家塾招徠學者所藏活豪士甚衆以俠稱於河朔士族陷為奴虜者輒出金贖之甲子歲大侵發粟八萬石賑饑者士皆爭附之祖成珪僮有父志遭亂盜賊四起乃悉散其家財

唯存廩粟而已父秉直讀書尚氣義癸酉太師國王穆呼哩統兵南伐所向殘破秉直聚族謀曰方今國家喪亂吾家百口何以自保既而知降者皆得免乃率里中老稚數千人詣涿州軍門降穆呼哩欲用秉直秉直辭而薦其子乃以天倪為萬戶而命秉直管領降人家屬屯霸州秉直拊尋有方遠近聞而附者十餘萬家尋遷之漠北降人道饑秉直得所賜牛羊悉分食之多所全活甲戌從穆呼哩攻北京乙亥北京降穆呼哩承制以

烏頁爾為北京路都元帥兼直行尚書六部事主餽餉
軍中未嘗乏絕庚寅以老謝事歸鄉里卒年七十一三
子長天倪次天安次天澤天澤自有傳天倪始生之夕
白氣貫庭成童姿貌魁傑有道士見而異之曰封侯相
也及長好學日誦千言大安末舉進士不第乃歎曰大
丈夫立身獨以文乎哉使吾遇荒雞夜鳴擁百萬之衆
功名可唾手取也穆呼哩見而奇之既以萬戶統諸降
卒從穆呼哩畧地三關已南至于東海所過城邑皆下

因進言於穆呼哩曰金棄幽燕遷都于汴已失策矣遼水東西諸郡金之腹心也我若得大寧以扼其喉襟則金雖有遼陽終不能保矣穆呼哩善之先倫卒時河朔諸郡結清樂社四十餘社近千人歲時像倫而祀之至是天倪選其壯勇萬人為義兵號清樂軍以從兄天祥為先鋒所向無敵分兵畧三河薊州諸砦望風款服甲戌朝太祖于燕之幄殿所陳皆奇謀至計大稱旨賜金符授馬步軍都統管領二十四萬戶從穆呼哩攻高州

又從攻北京皆不戰而克乙亥授右副都元帥改賜金
虎符奉詔南征圍平州金經畧使奇珠降進兵真定所
屬部邑無不款附而真定帥武仙固守不下遂移軍圍
大名衆謂城堅不可擊天倪使攻其西南角勁卒屢上
屢却天倪先登守者辟易遂破其城丙子會穆呼哩兵
於燕南青州監軍王守約平州推官哈達俱以城叛連
謀越海歸金天倪追襲至樂安哈達以益都行省孟古
兵來拒敗之殺守約擒孟古斬首萬級丁丑徇山東諸

郡部卒有殺民豕者立斬以徇軍中肅然遠近響應知

中山李明趙州李瑀邢州武貴威州武振磁州李平洺

州張立等望風皆下已卯從穆呼哩徇河東至絳州其

團樓贊以石牢不可破天倪命穴其旁地虛樓陷遂拔

之穆呼哩喜賞以繡衣金鞍名馬庚辰還軍真定武仙

降穆呼哩承制以天倪為金紫光祿大夫河北西路兵

馬都元帥行府事仙副之天倪乃言於穆呼哩曰今中

原粗定而所過猶縱鈔掠非王者弔民伐罪意也且王

奉天子命為天下除暴豈復效其所為乎王曰善下令
敢有剽虜者以軍法從事辛巳金懷州元帥王榮潞州
元帥裴守謙澤州太守王珍皆以城降壬午攻濟南水
砦破之癸未徇山西遂克三關不泐旬定四十餘砦兵
至河衛喜曰河衛者夷門之限也河衛既破則夷門不
能守矣嚴實以兵來會請自攻河衛天倪曰哈達布哈
亦勦敵也實曰易與耳保為公破之明日實與布哈兵
遇於南門哈達兵自北奄至實兵敗竟為所執天倪曰

哈達以實歸汴必以今夕急命馮存杜必貴率壯士三千三百伏延津柳渡果夜縛實過延津遇存等與戰敗之實得脫歸必貴戰死未幾帝命天倪回軍真定甲申夏大名總管彭義斌以宋兵犯河朔天倪逆戰於恩州義斌敗入保大名乙酉師還聞武仙之黨據西山腰水鐵壁二砦以叛天倪直擣其巢穴盡掩殺之仙怒謀作亂乃設宴邀天倪有知其謀者止天倪毋往天倪不從遂為仙所殺天倪之赴真定也秉直密戒之曰觀武仙

之辭氣終不為我用宜備之天倪曰我以赤心待人人或相負天必不容願無慮秉直乃攜其孫楫權還北京至是人服其先識先是天倪擊鞠夜歸有大星隕馬前有聲心惡之果及禍天倪死時年三十九妻程氏聞亂恐汚於賊乃自殺子五人其三人尚幼俱死於難惟楫權在

楫字大濟歲己亥知中山府事尋遷征南行軍萬戶翼經畧徇地蘄黃善撫士卒所向有功壬寅天澤引楫入

見太宗奏曰臣兄天倪死事時二子尚幼臣受詔攝行
府事今楫已成人乞解職授之帝嘉歎曰今之爭官者
多讓官者少卿此舉殊可嘉尚朕自有官與之即以楫
為真定兵馬都總管佩金虎符辛亥朝廷始徵包銀楫
請以銀與物折仍減其元數詔從之著為令各道以楮
幣相貿易不得出境二三歲輒一易鈔本日耗商旅不
通楫請立銀鈔相權法人以為便或請運鹽按籍計口
給民以食楫爭其不可曰鹽鐵從民貿易何可若差稅

例配之議遂寢元氏民有愬府僚於達官者質之無實
將抵之死楫力為營解達官曰是人陷汝輩死地而反
捄之何耶楫曰誅之固足以懲後未若宥之以媿其心
况人命至重豈宜以妄言之故而加以極刑乃杖而遣
之中統元年授真定路總管同判本道宣撫司事真定
表山帶河連屬三十餘城生殺進退咸倚專決楫謹身
率先明政化信賞罰任賢良汰貪墨恤冤獨民咸德之
所舉州縣佐史有文學者三十餘人後皆知名會天澤

言兵民之柄不可併居一門行之請自臣家始楫即日
解綬歸卒年五十九子炫常德管軍總管輝知孟州燧
同知東昌府事煊潼關提舉煬簽廣西按察司事

權字伯衡勇而有謀初以權萬戶從天澤南征歲壬子
天澤以萬戶改河南經畧使乃以權代其任甲寅屯軍
鄧州敗宋將高達於樊城己未世祖自將伐宋權出迎
於淮西世祖渡江次鄂州而憲宗崩世祖北還乃命權
總兵鎮江北岸之武磯山中統元年降詔獎諭賜金虎

符授真定河間濱棣邢洛衛輝等州路并摩哩乂軍兼
屯田州城民戶沿邊鎮守諸軍總管萬戶其所屬千戶
萬戶悉聽號令至元六年召至闕下問以征南之策對
曰襄陽乃江陵之藩蔽樊城乃襄陽之外郭我軍若先
攻樊城則襄陽不能支梧不戰自降矣然後駐兵嘉定
耀武淮泗事必有濟帝善其計七年宋兵侵邊權引兵
趨荆子口大破之帝賜白金五百兩權悉以分勞士卒
宋 夏貴以船萬艘載將士欲奪江面權進攻破之帝

賜以衣幣弓矢鞍勒既而轉糧于隨貴復引兵扼我前路權戰破之賜白金七百兩制授河南等路宣撫使未上賜金虎符充江漢大都督總制軍馬總管屯田萬戶會天澤言一門不可兼掌兵民之柄乃授權鎮國上將軍貞定等路總管兼府尹徙東平又徙河間卒

樞字子明父天安字全甫秉直仲子也歲癸酉從秉直降太師穆呼哩以其兄天倪為萬戶而質天安軍中丁丑從討錦州叛人張致平之己卯從畧地關右生擒廓

州驍將張資祿號張鐵槍者乙酉武仙殺天倪於真定
天安率衆來會天澤併力攻仙敗走之以功授行北京
元帥府事撫治真定庚寅宋聚兵邢之西山聲言為仙
援遣其徒趙和行間城中誣倖副李甲劉清嘗輸款為
內應守將械兩人送府大帥趣命戮之天安揣知其詐
請自鞠之果得其情遂斬和以徇壬辰從伐金師還討
劇盜梁滿蘇傑等悉平之甲午宣權真定等路萬戶賜
金符丙午入覲賜黃金五十兩白狐裘一牝馬百乙卯

卒樞年二十餘以勲臣子知中山府有治績甲寅初籍
新軍天澤以長兄二子各有官位而仲兄之子未仕乃
奏樞為征行萬戶配以真定彰德衛州懷孟新軍戊唐
鄧乙卯敗宋舟師於漢水之鴛鴦灘賜金虎符戊午憲
宗伐宋入自蜀從天澤詣行在朝帝于大散關帝勞之
曰卿久鎮東方茲復遠來勤亦至矣樞對曰臣之祖父
受國厚恩今陛下親御六師暴露萬里之外臣獨不能
出死力以報萬分之一耶帝壯其言命為前鋒立宋劍

州僑治於苦竹崖前阻絕澗深數百尺恃險而不備帝使樞偵之樞率健卒數十緹而下得其所以致師處以聞帝趣樞急取之宋人懼乃降翼曰大宴帝顧皇后命飲樞酒且諭新附渠帥曰我國家自開創以來未有皇后賜臣下酒者特以樞父子世篤忠貞故寵以殊禮有能盡瘁事國者禮亦如之己未從天澤擊敗宋將呂文德於嘉陵江迨至重慶而還賜黃金五十兩白金二百兩錦一匹世祖即位改賜金虎符中統二年從天澤扈

駕北征三年李瓊叛據濟南復從天澤往討之城西南
有大澗亘厯山樞一軍獨當其險夾澗而城豎木柵於
澗中淫雨暴漲木柵盡壞樞曰賊乘吾隙俟夜必出命
作葦炬數百置城上逮三鼓賊果至飛炬擲之風怒火
烈弓弩齊發賊衆大潰自相蹂躪死者不可勝計未幾
瓊就擒至元四年宋兵圍開達諸州以樞為左壁總帥
佩虎符凡河南山東懷孟平陽太原京兆延安等軍悉
統之宋兵聞之解去六年高麗人金通精據珍島以叛

討之歲餘不下七年進樞昭勇大將軍鳳州經畧使樞
至謂諸將佐曰賊勢方張未易力勝况炎暑海氣蒸鬱
弓力弛弱猝不可用宜分軍為三多張旗幟以疑之吾
與諸君潛師擣其巢穴破之必矣與戰大破之其地悉
平十二年復以萬戶從丞相巴延伐宋賜錦衣一寶鞍
一弓一矢百甲十注馬十二疋仍給天澤帳下士十人
以從宋平署安吉州安撫使時新附之初民所在依險
阻自保樞以威信招懷之復業為民者以千萬計十四

年移疾還十九年起為東京路總管辭不赴二十三年拜中奉大夫山東東西道宣慰使治濟南後又治益都二十四年卒年六十七子煥昭勇大將軍後衛親軍都指揮使佩金虎符輝奉訓大夫祕書少監

史天祥

史天祥父懷德尚書秉直之弟也歲癸酉大師國王穆呼哩從太祖伐金天祥隨秉直迎降於涿穆呼哩命懷德就領其黑軍隸帳下署天祥都鎮撫選降卒長身武

勇者二百人使領之招徠丁壯得衆萬餘從取霸州文安大城滄濱長山等二十餘城東下淄沂密三州所至皆先登詔賜以銀符從大軍攻燕不克甲戌畧地高州拔惠和金源和衆龍山利建富庶等十五城惟大寧固守不下天祥獲金將完顏呼遜穆呼哩欲殺之天祥曰殺一人無損于敵適驅天下之人為吾敵也且其降時嘗許以不死今殺之無以取信於後不若從而用之乃以為千戶復合衆攻其城懷德先登擒其二將為流矢

所中歿于軍乃以所統黑軍命天祥領之天祥憤痛其父之死攻之愈急乙亥與大帥烏頁爾降其北京留守音達輝同知烏庫哩進攻北京旁近諸寨磨雲山王都統首詣軍門降天祥命入列崖擒都統布拉釋其縛仍曉以大義布拉感泣願效死天祥察其誠許與王都統往說降城子崖旺嘉努乃命三人各將舊卒付空名告身使諭樓子崖等二十餘寨悉降得老幼數萬勝兵八千西乾河達魯五指山楊昭努獨固守不下天祥擊之

大小百餘戰昭努死達魯敗走得戶二萬授山西總帥
兵馬興州節度使趙守玉反天祥與烏頁爾分道討平
之達魯復聚衆攻龍山以槩刺烏頁爾中曾隨墮馬天
祥馳救得免復整陣出戰大敗之斬首八千級達魯戰
死進克中興府張致盜據錦州從穆呼哩討平之會契
丹漢軍擒關肅復利州殺劉祿于銀冶斬首五十級尖
山香爐紅螺塔山大蟲駱駝團崖諸寨悉平虜生口萬
餘得錦州舊將杜節并黑軍五百人即命統之丙子春

覲太祖於魚兒濼賜金符授提控元帥拔蓋金蘇復等
州獲金完顏努耶律實圖美遷鎮國上將軍利州節度
使所部降民都總管監軍兵馬元帥丁丑夏山賊祁和
尚據武平討平之縛金將巢元帥又滅綽爾盜衆萬人
于興州之車河己卯權兵馬都元帥蒙古將軍黑軍並
聽節制下河東平陽河中岢嵐絳石隰吉廓等八十餘
城庚辰至真定穆呼哩使天祥攻城天祥因請曰攻之
恐戮及無辜不如先往諭之苟其不從加兵未晚穆呼

哩許之天祥往見守將武仙諭以禍福仙悟乃降烏頁爾請留天祥守真定穆呼哩曰天下未定智勇士可離左右乎吾將別處之乃以秉直之子天倪為河北西路兵馬都元帥鎮真定以天祥為左副都元帥餘如故引兵南屯邢西遙水山下仙兄貴以萬人壁於山上負固不下天祥攜完顏呼遜及黑軍百人由烏道扳援而上盡掩捕之仙驚曰公若有羽翼者不然何其能也遂下邢磁相三州從戰黃龍岡破單勝兗三州穆呼哩圍東

平久不下怒烏頁爾不盡力將手斬之天祥請代攻穆
呼哩喜付皮甲一又與已鐵鎧并被之鏖戰不已穆呼
哩使人止之曰爾力竭矣宜少休復以金鞍名馬與之
卒已從取綏德廊坊等五十餘城壬午穆呼哩攻青龍
金勝諸堡花帽軍堅守不下既破欲屠之天祥力諫而
止獲壯士五千人癸未春還軍河中穆呼哩上其功賜
金虎符授蒙古漢軍兵馬都元帥總十二萬戶鎮河中
冬徇西夏破賀蘭山還遇賊射傷額出血目為之昏甲

申歸北京授右副北京等七路兵馬都元帥庚寅朝太
宗於盧朐河乞致仕不允辛卯太宗用兵河南強之從
行轉漕河上給餉諸軍壬辰命天祥領汴京百工數千
屯霸州之益津行元帥府事賜錦衣一襲初天祥夜中
流矢鏃入頰骨不能出至是金瘡再發鏃自口出睿宗
聞而閔之授海濱和衆利州等處總管兼領霸州御衣
局人匠都達嚕噶齊行北京七路兵馬都元帥府事憲
宗即位俾仍舊職戊午秋九月以疾卒年六十八天祥

幼有大志長身駢脅力絕人性不嗜酒喜稼穡好施予
乙未括戶縱其奴千餘口俾為民晚雖喪明憂國愛民
之心未嘗忘也子彬江東提刑按察副使槐襲霸州御
衣局人匠都達嚕噶齊

元史卷一百四十七

元史卷一百四十七考證

史天倪傳子權充江漢大都督 案世祖本紀史權于

中統三年已為江漢大都督命將兵赴燕此言七年
始充是職彼此互異

--	--	--	--	--	--	--	--	--	--	--	--	--

...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六千五百二十七

史部

元史卷一百四十八

明翰林學士亞中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宋濂等修

列傳第三十五

董俊

子文蔚

文用

文忠

文直

董俊字用章真定豪城人少力田長涉書史善騎射金貞祐間邊事方急豪城令立的募兵射上中者拔為將衆莫能弓獨俊一發破的遂將所募兵迎敵歲乙亥國

王穆呼哩帥兵南下俊遂降己卯以勞擢知中山府事
佩金虎符金將武僊據真定定武諸城皆應僊俊率衆
夜入真定逐僊走之定武諸城復去僊來附庚辰春金
大發兵益僊治中李全叛中山應之俊軍時屯曲陽僊
銳氣來戰敗之黃山下僊脫走獻捷於穆呼理由是僊
以窮降穆呼哩承制授俊龍虎衛上將軍行元帥府事
駐橐城俊嘗謁穆呼哩曰武僊黠不可測終不為我用
請備之穆呼哩然其言承制授左副元帥陞橐城縣為

永安州號其衆為匡國軍事一委俊已酉僊果殺都元帥史天倪據真定以叛旁郡縣皆為僊守俊提孤軍居反側間戰士不滿千人拒守永安僊攻之期年無所利乃縱兵蹂禾稼俊呼語之曰汝欲得民而奪之食無道賊不為也僊慚而去俊出兵掩擊之僊敗走久之俊復夜入真定僊走死乃納史天倪弟天澤為帥壬辰會諸軍圍汴明年金主棄汴奔歸德追圍之金兵夜出薄諸軍於水俊力戰死焉時年四十有八俊早喪父事母以

孝聞歲時廟祭非疾病跪拜必盡禮子雖孩乳亦使之
序拜曰祀以孝先也禮宜如是待族親故人皆有恩意
里夫家僮亦接之有道克汴時以侍其軸為賢延歸教
諸子嘗曰射百日事耳詩書非積學不通屢誡諸子曰
吾一農夫耳遭天下多故徒以忠義事人僅立門戶深
願汝曹力田讀書勿求非望為吾累也俊忠實自許不
為夷險少移臨陣勇氣懾衆立矢石間怡然若無事雖
中傷亦不為動每募馬援為人曰馬革裹屍援固可壯

故戰必持矛先士卒或諫止之俊曰我人臣也敵在前不死乃趨安脫危乎先是戊子歲朝於行在諸將獻戶口各增數要利吏請如衆俊曰民實少而欺以數多他日上需求無應必重斂以承命是我獨利而民日困也行元帥府時狂男子三百餘人期日作亂事覺戮其渠魁餘並釋之深冀間妖人惑衆圖為不軌連逮者數萬人
人有司議當族俊力請主者但誅首惡永安節度使劉成叛降武僊於威州俊下令曰逆者一人餘能去逆即

忠義士與其家財仍奏官之衆果去成降沃州民據天
臺若為盜破降之他將利其子女欲掠之俊曰城降而
俘其家仁者不為也衆義不取南征時人多歸俊願為
奴者既全其家歸悉縱為民鄰境人有殺掠賣者亦與
直贖還之其天性之美類如此俊器度弘遠善戰而不
妄殺故人樂為之用大小百戰無不克捷為政寬明見
人善治田廬必召與歡語有情者則怒罰之故其部完
實民惟恐其去也贈翊運効節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

司上柱國封壽國公諡忠烈加贈推忠翊運効節功臣
太傅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改封趙國公子文炳文蔚
文用文直文忠文炳自有傳

文蔚字彥華俊之次子也重厚寡言不事嬉戲立志勤
苦讀書忘倦及長善騎射膂力絕人事母至孝接人謙
恭凡所與交貴賤長幼待之無異至於一揖必正容端
體俛首幾至于地徐徐起拱人所難能兄文炳為橐城
令厲精於政家務悉委之凡供給祭祀賓客之事無不

盡心辛丑起民兵南征文炳命文蔚率十有七人私整
鞍馬衣甲自為一隊與衆軍渡淮甲寅世祖收大理還
駐六盤山文炳以文蔚孝謹公勤可委以事解所佩金
符以讓帝嘉賞之授橐城等處行軍千戶南鎮鄧州與
荆襄接境沿邊城壁未築是年冬十一月修光化乙卯
立昆陽丙辰築棗陽文蔚悉總之治板幹具畚鍤儲餼
糧運木石程其工力時其饑飽藥其疾病見執役者常
以善言撫之弗事威猛衆咸感曰他將領役鞭笞怒辱

不恤困苦今董侯慈惠若此我曹安忍負之名盡力成
之丁巳攻襄樊城南據漢江北阻湖水卒不得渡文蔚
夜領兵士於湖水狹隘之處伐木拔根立於水實以薪
草為橋梁項之即成至曉師悉渡圍已合城中大驚異
之文蔚復統巴圖軍以當前行奪其外城論功居最已
未憲宗伐宋入川蜀文蔚奉詔將鄧之選兵西上由褒
斜歷劔閣而劔閣諸州平地不能守置州事於山師行
大獲雲頂長寧苦竹諸砦長驅而前至釣魚山崖壁巉

峭惟一徑可登恃險阻未即降帝命攻之文蔚以次往
攻乃激厲將士挾雲梯冒飛石履崎嶇以登直抵其寨
苦戰頃之兵士被傷乃還帝親見之加以賞賚中統二
年世祖置武衛軍文蔚以鄧兵入為千戶帝北狩留屯
上都三年李璫反據濟南文蔚以麾下軍圍其南面春
秋力戰城破璫誅奏功還至元五年七月十七日以疾
卒於上都之炭山弟文忠時為樞密僉院乞護喪南還
帝甚憫之泰定中贈明威將軍僉右衛使司事上騎都

尉隴西郡伯

文用字彥材俊之第三子也生十歲父死長兄文炳教諸弟有法文用學問早成弱冠試詞賦中選時以真定豪城奉莊聖太后湯沐庚戌太后命擇邑中子弟來上文用始從文炳謁太后于和林城世祖在潛藩命文用主文書講說帳中常見許重癸丑世祖受命憲宗自河西征雲南大理文用與弟文忠從軍督糧械贊軍務丁巳世祖令授皇子經是為北平王雲南王也又命召遺

老實默姚樞李俊民李冶魏璠於四方己未伐宋文用
發沿邊蒙古漢人諸軍理軍需將攻鄂州宋賈似道呂
文德將兵來拒水陸軍容甚盛九月世祖臨江閱戰文
炳求先進戰文用與文忠固請偕行世祖親料甲冑擇
大艦授之大破宋師世祖即位建元中統文用持詔宣
諭邊郡且擇諸軍充侍衛七月還朝中書左丞張文謙
宣撫大名等路奏文用為左右司郎中二年八月以兵
部郎中參議都元帥府事三年李璫叛據濟南從元帥

庫庫佺統兵誅之山東平阿珠奉詔伐宋召文用為其屬文用辭曰新制諸侯總兵者其子弟勿復任兵事今吾兄文炳以經略使總重兵鎮山東我不當行阿珠曰潛邸舊臣不得引此為說文用謝病不行至元改元召為西夏中興等路行省郎中中興自瑛塔哈之亂民間相恐動竄匿山谷文用至鎮之以靜乃為書置通衢諭之民乃安始開唐來漢延秦家等渠壑中興西涼甘肅瓜沙等州之土為水田若干於是民之歸者戶四五萬

悉授田種頒農具更造舟置黃河中受諸部落及潰叛
之來降者時諸王哲伯特穆爾鎮西方其下縱橫需索
無算省臣不能支文用坐幕府輒面折以法其徒積忿
譖文用於王王怒召文用使左右雜問之意叵測文用
曰我天子命吏非汝等所當問請得與天子所遣為王
傳者辨之王即遣其傳訊文用其傳中朝舊臣不肯順
王意文用謂之曰我漢人生死不足計所恨者仁慈寬
厚如王以重戚鎮遠方而其下毒虐百姓凌暴官府傷

王威名於事體不便因歷指其不法者數十事其傳驚
起去白王王即召文用謝之曰非郎中我殆不知郎中
持此心事朝廷宜勿怠自是譖不行而省府事頗立二
年入奏經畧事宜還以上旨行之中興遂定八年立司
農司授山東東西道巡行勸農使山東自更叛亂野多
曠土文用巡行勸勵無間幽僻入登州境見其墾闢有
方以郡守伊喇某為能作詩表異之於是列郡咸勸地
利畢興五年之間政績為天下勸農使最十二年丞相

安圖奏文用為工部侍郎代赫舍哩赫舍哩阿哈瑪特
私人也其徒既讒間安圖罷相即使鷹監奏曰自赫舍
哩去工部侍郎不給鷹食鷹且瘦死帝怒促召治之因
急捕文用入見帝望見曰董文用乃為爾治鷹食者耶
置不問別令取給有司十三年出文用為衛輝路總管
佩金虎符郡當衝要民為兵者十之九餘皆單弱貧病
不堪力役會初得江南圖籍金玉財帛之運日夜不絕
于道警衛輸輓日役數千夫文用憂之曰吾民弊矣而

又重妨耕作殆不可乃從轉運主者言州縣吏卒足以備用不必重煩吾民也主者曰汝言誠然萬一有不虞則罪將誰歸文用即手書具官姓名保任之民得以時耕而運事亦不廢諸郡運江淮粟于京師衛當運十五萬石文用曰民籍可役者無幾且江淮風水舟不能以時至而先為期會是未運而民已困矣乃集旁郡通議立驛置法民力以舒十四年詣汴漕司言事適漕司議通沁水北東合流御河以便漕者文用曰衛為郡地最

下大雨時行沁水輒溢出百十里間雨更甚水不得達于河即浸淫及衛今又引之使來豈惟無衛將無大名長蘆矣會朝廷遣使相地形上言衛州城中浮屠最高者纔與沁水平勢不可開也事遂寢十六年受代歸田里茅茨數椽僅避風雨讀書賦詩怡然燕居裕宗在東宮數為臺臣言董文用勲舊忠良何以不見用十八年臺臣奏起文用為山北遼東道提刑按察使不赴十九年朝廷選用舊臣召文用為兵部尚書自是朝廷有大

議未嘗不與聞二十年江淮省臣有欲專肆而忌廉察
官建議行臺隸行省狀上集朝臣議之文用議曰不可
御史臺譬之臥虎雖未噬人人猶畏其為虎也今虛名
僅存紀綱猶不振一旦摧抑之則風采蕭然無可復望
者矣昔阿哈瑪特用事時商賈賤役行賄入官及事敗
欲盡去其人廷議以為不可使阿哈瑪特售私恩而朝
廷驟斂怨也乃使按察司劾去其不可者然後吏有所
憚民有所赴訴是按察司者國家當飭勵之不可摧抑

也悉從文用議轉禮部尚書遷翰林集賢二院學士知
祕書監時中書右丞盧世榮以貸利得幸權要為貴官
陰結貪刻之黨以錙銖培克為功乃建議曰我立法治
財視常歲當倍增而民不擾也詔下會議人無敢言者
文用陽問曰此錢取於右丞之家耶將取之於民耶取
於右丞之家則不敢知若取諸民則有說矣牧羊者歲
嘗兩翦其毛今牧人日翦其毛而獻之則主者固悅其
得毛之多矣然而羊無以避寒熱即死且盡毛又可得

哉民財亦有限取之以時猶懼其傷殘也今盡刻剝無遺猶有百姓乎世榮不能對丞相安圖謂坐中曰董尚書真不虛食俸祿者議者出皆謝文用曰君以一言折聚斂之臣而厚邦本真仁人之言哉世榮竟以是得罪二十二年拜江浙行中書省參知政事文用力辭帝曰卿家世非他人比朕所以任卿者不在錢穀細務也卿當察其大者事有不便但言之文用遂行行省長官者素貴多傲同列莫敢仰視跪起稟白如小吏事上官文

用至則坐堂上侃侃與論是非可否無所遷就雖數忤
之不顧也有以帝命建佛塔於宋故宮者有司奉行甚
急天大雨雪入山伐木死者數百人猶欲併建大寺文
用謂其人曰非時役民民不堪矣少徐之如何長官者
曰參政奈何格上命耶文用曰非敢格上命今日之困
民力而失民心者豈上意耶其人意沮遂稍寬其期二
十三年朝廷將用兵海東徵斂益急有司大為奸利文
用請入奏事大略言疲國家可寶之民力取僻陋無用

之小邦列其條目甚悉言上事遂罷二十五年拜御史
中丞文用曰中丞不當理細務吾當先舉賢才乃舉胡
祇適王憚雷膺荆幼紀許楫孔從道十餘人為按察使
徐琰魏初為行臺中丞當時以為極選方是時僧格當
國恩寵方盛自近戚貴人見之皆屏息遜避無敢誰何
文用以舊臣任中丞獨不附之僧格令人風文用頌已
功於帝前文用不答僧格又自謂文用曰百司皆具食
於丞相府矣文用又不答會朔方軍興糧糗粗備而誅

求愈急文用謂僧格曰民急矣外難未解而內伐其根本丞相宜思之於是遠邇盜賊蜂起文用持外郡所上盜賊之目謂僧格曰百姓豈不欲生養安樂哉急法暴斂使至此爾御史臺所以捄政事之不及丞相當助之不當抑之也御史臺不得行則民無所赴愬民無所赴愬而政日亂將不止於臺事之不行也忤其意益深乃撫拾臺事百端文用日與辨論不為屈於是具奏僧格姦狀詔報文用語密而外人不知也僧格日誣譖文用

于帝曰在朝惟董文用慙傲不聽令沮撓尚書省請痛治其罪帝曰彼御史之職也何罪之有且董文用端謹朕所素知汝善視之遷大司農時欲奪民田為屯田文用固執不可遷為翰林學士承旨二十七年隆福太后在東宮以文用舊臣欲使文用授皇孫經具奏上以帝命命之文用每講說經旨必附以朝廷故事丁寧譬喻反覆開悟皇孫亦特加敬禮三十一年帝命文用以其諸子入見文用曰臣蒙國厚恩死無以報臣之子何能

為命至再三終不以見是歲世祖崩成宗將即位上都
太后命文用從行既即位巡狩賽音布拉克之地文用
曰先帝新棄天下陛下陛下巡狩不以時還無以慰安元元
宜趣還京臣聞人君猶北辰然居其所而衆星拱之不
在勤遠略也帝悟即日可其奏是行也帝每召入帳中
問先朝故事文用亦盛言先帝虛心納賢開國經世之
務談說或至夜半文用自先帝時每侍燕與蒙古大臣
同列裕宗嘗就榻上賜酒使毋下拜跪飲皆異數也帝

在東宮時正旦受賀於衆中見文用召使前曰吾向見
至尊甚稱汝賢輒親取酒飲之至是眷賚益厚是年詔
修先帝實錄陞資德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文用於祖
宗世系功德近戚將相家世勲績皆記憶貫穿史館有
所考究質問文用應之無遺失大德元年上章請老賜
中統鈔萬貫以歸官一子鄉郡侍養六月戊申以疾卒
年七十有四子八人士貞士亨士楷士英士昌士恒士
廉士方贈銀青光祿大夫少保壽國公諡忠穆

文直字彥正俊之第四子也剛毅莊栗簡言笑通經史
法律為藁城長官佩金符初兄文炳及季弟文忠去事
世祖次文用亦在朝俱有仰於家而食者餘百口文直
勤儉始終不替內則養生送死之合禮外則中表賓問
之中度奉上接下一敬一愛藹乎其睦也性好施而甚
仁里閭或貧不自立每陰濟其急不使之知恩所從來
微至僮病必手予粥藥或止之曰不忍以其賤違吾愛
心及棄官浮沈里社任真適意親賓過從尊酒相勞家

門日以烜赫已獨恬然不見諸辭色以病卒年五十有
二

文忠字彥誠俊第八子也歲壬子入侍世祖潛邸王鶚
嘗言詩因問文忠能之乎文忠曰吾少讀書惟知入則
孝於親出則忠於君而已詩非所學也癸丑從征南詔
已未伐宋與兄文炳文用敗宋兵於陽羅堡得蒙衝百
艘進圍鄂世祖即位置符寶局以文忠為郎授奉訓大
夫居益近密嘗呼董八而不名文忠不為容悅隨事獻

納中禁事秘外多不聞至元二年安圖以右丞相入領
中書建陳十事言忤旨文忠曰丞相素有賢名今秉政
之始人方傾聽所請不得後何以為遂從旁代對懇悃
詳切如身條是疏者始得允可八年侍講學士圖克坦
公履欲奏行貢舉知帝於釋氏重教而輕禪乃言儒亦
有之科舉類教道學類禪帝怒召姚樞許衡與宰臣廷
辨文忠自外入帝曰汝日誦四書亦道學者文忠對曰
陛下每言士不治經講孔孟之道而為詩賦何闕修身

何益治國由是海內之士稍知從事實學臣今所誦皆孔孟之言焉知所謂道學而俗儒守亡國餘習欲行其說故以是上惑聖聽恐非陛下教人修身治國之意也事遂止十一年伐宋民困供饋文忠奏免常歲橫征從之帝嘗見宋降將從容問宋所以亡者皆曰賈似道當國薄武人而重文儒將士怨之莫有鬪志故大軍既至爭解甲歸命也帝問文忠此言何如文忠因詰之曰似道薄汝矣而君則貴汝以官富汝以祿未嘗薄汝也今

有怨於相而移於君不肯一戰坐視國亡如臣節何然則似道薄汝者豈非預知汝曹不足恃乎帝深善之有旨徙大都獵戶於郢中文忠奏止之又請罷官鬻田器之稅聽民自為時多盜詔犯者皆殺無赦在處繫囚滿獄文忠言殺人取貨與竊一錢者均死慘黷莫甚恐乖陛下好生之德勅革之或告漢人毆傷國人及太府監屬盧甲盜剪官布帝怒命殺以懲衆文忠言今刑曹於囚罪當死者已有服辭猶必詳讞是豈可因人一言遽

加之重典宜付有司閱實以俟後命乃遣文忠及近臣
圖們分覈之皆得其誣狀遂詔原之帝因責侍臣曰方
朕怒時卿曹皆不敢言非董文忠開悟朕心則殺二無
辜之人必取議中外矣因賜文忠金尊曰用旌卿直裕
宗亦語宮臣曰方天威之震董文忠從容諫正實人臣
難能者太府監屬奉物詣文忠泣謝曰鄙人賴公復生
文忠曰吾素非知子所以相救於危急者蓋為國平刑
豈望子見報哉却其物不受自安圖北伐阿哈瑪特獨

當國柄立親黨懼廉希憲復入為相害其私計奏希憲

以右承行省江陵文忠言希憲國家名臣今宰相虛位
不可使久居外以孤人望宜早召還從之十六年十月
奏曰陛下始以燕王為中書令樞密使纔一至中書自
冊為太子累使明習軍國之事然十有餘年終守謙退
不肯視事者非不奉明詔也蓋朝廷處之未盡其道爾
夫事已奏決而始啓太子是使臣子而可否君父之命
故惟有唯默避遜而已以臣所知不若令有司先啓而

後聞其有未安者則以詔勅斷之庶幾理順而分不踰
太子必不敢辭其責矣帝即日召大臣面諭其意使行
之復語太子曰董八宗立國本者其勿忘之禮部尚書
謝昌元請立門下省封駁制勅以絕中書風曉近習奏
請之弊帝銳意欲行之詔廷臣雜議且怒翰林學士承
旨王磐曰如是有益之事汝不入告而使南方後至之
臣言之汝用學問何為必今日開是省三日廷臣奏以
文忠為侍中及其屬數十人近臣乘便言曰陛下將別

置省此實其時然得人則可以寬聖心新民聽今聞盜詐之臣與居其間不可其言多指文忠文忠忿辨曰上每稱臣不盜不詐今汝顧臣而言意實在臣其顯言臣盜詐何事帝令言者出文忠猶訴不止且攻其害國之姦帝曰朕自知之彼不言汝也其人忌文忠欲中害之然以文忠清慎無過乃奉鈔萬緡為壽求交驩文忠却之文炳為中書左丞卒太傅已延乃表文忠可相帝使繼其官文忠辭曰臣兄有平定南方之勞可居是位

臣嘗給事居中宣何力敢冒居重職乎十八年陞典
瑞局為監郎為卿仍以文忠為之授正議大夫俄授資
德大夫僉書樞密院事卿如故車駕行幸詔文忠毋扈
從留居大都凡宮苑城門直舍徼道環衛營屯禁兵太
府少府軍器尚乘諸監皆領馬兵馬司舊隸中書并付
文忠權臣累請奪還中書不報是冬十月二十有五
日雞鳴將朝忽病仆帝遣中使持藥投救不及遂卒甚悼
惜之賻錢數十萬後制贈光祿大夫司徒封壽國公諡

忠貞

嚴實 子忠濟

嚴實字武叔泰安長清人略知書志氣豪放不治生產喜交結施與落魄里社間屢以事繫獄俠少輩為出力乃得脫去癸酉秋太祖率兵自紫荊口入分略山東河北河東而歸金東平行臺調民為兵以實為衆所服命為百戶甲戌春泰安張汝楫據靈巖遣別將攻長清實破走之以功授長清尉戊寅權長清令宋取益都乘

勝而西行臺檄實備芻糧為守禦計實出督租比還而長清破俄以兵復之有譖于行臺者謂實與宋有謀行臺以兵圍之實挈家避青崖宋因以實為濟南治中分兵四出所至無不下於是太行之東皆受實節制庚辰三月金河南軍攻彰德守將單仲力不支數求救實請於主將張林林逗遛不行實獨以兵赴之比至而仲被擒實知宋不足恃七月謁太師穆呼哩於軍門挈所部彰德大名磁洺恩博滑濬等州戶三十萬來歸穆呼哩

承制拜實金紫光祿大夫行尚書省事進攻曹濮單三州皆下之偏將李信留鎮青崖嘗有罪懼誅乘實之出殺其家屬降於宋辛巳實以兵復青崖擒信誅之進攻東平金守將赫爾根棄城遁實入居之壬午宋將彭義斌率師取京東州縣實將晁海以青崖降盡掠實家義斌軍西下郡縣多歸之乙酉四月遂圍東平實潛約次將布爾罕合兵攻之兵久不出城中食且盡乃與義斌連和義斌亦欲藉實取河朔而後圖之請以兄事實時

麾下衆尚數千義斌聽其自領而青崖所掠者則留不遣七月義斌下真定道西山與布爾罕等軍相望分實以帳下兵陽助而陰伺之實知勢迫急赴布爾罕軍與之合遂與義斌戰宋兵潰擒義斌不旬月京東州縣復為實有是冬穆呼哩之弟佺遜取彰德明年取濮東平又明年穆呼哩之子博囉取益都實皆有功焉庚寅四月朝太宗于牛心之幄殿帝賜之坐宴享終日賜以虎符數顧實謂侍臣曰嚴實真福人也甲午朝于和林授

東平路行軍萬戶偏裨賜金符者八人先是實之所統凡五十餘城至是惟德克濟單隸東平丁酉九月詔實毋事征伐初彰德既下又破水柵岱遜怒其反覆驅老幼數萬欲屠之實曰此國家舊民吾兵力不能及為所脅從果何罪耶岱遜從之繼破濮州復欲屠之實言百姓未嘗敵我豈可與執兵刃者同戮不若留之以供芻秣濮人免者又數萬其後於曹楚邱定陶上黨皆然時兵由武關出襄鄧實在徐邳間以為河南破屠戮必多

乃載金繒往贖之且約束諸將毋敢妄有殺掠靈壁一
縣當誅者五萬人實悉救之會大饑民北徙者多餓死
又法藏匿逃者保社皆坐逃亡無所託殭屍蔽野實命
作糜粥盛置道傍全活者衆實部曲有逃歸益都者數
十人益都破皆獲之以為必殺實置不問王義深者義
斌之別將聞義斌敗將奔河南實族屬在東平者皆為
所害河南破實獲義深妻子厚周卹之送還鄉里終不
以舊怨為嫌其寬厚長者類若此庚子卒年五十九遠

近悲悼野哭巷祭旬月不已中統二年追封實為魯國
公諡武惠子忠貞金紫光祿大夫忠濟忠嗣忠範忠傑
忠裕忠祐

忠濟一名忠翰字紫芝實之第二子也儀觀雄偉善騎
射辛丑從其父入見太宗命佩虎符襲東平路行軍萬
戶管民長官開府布政一法其父養老尊賢治為諸道
第一領兵畧地淮漢偏裨部曲戮力用命定宗憲宗即
位之始皆加褒寵忠濟初統千戶十有七乙卯朝命括

新軍山東益兵二萬有奇忠濟弟忠嗣忠範為萬戶以
次諸弟暨勲將之子為千戶城戍宿州蘄縣而忠濟皆
統之己未世祖南伐詔率師由間道會鄂親率勇士梯
衝登城師還忠濟選勇敢二千人命千戶將之甲仗精
銳所向無前大臣有言其威名太盛者中統二年召還
京師命忠範代之忠濟治東平日借代於人代部民納
逋賦歲久愈多及謝事債家執文券來徵帝聞之悉命
發內藏代償東平廟學故隘陋改卜高爽地于城東教

養諸生後多顯者幕僚如宋子貞劉肅李昶徐世隆俱
為名臣至元二十三年特授資德大夫中書左丞行江
浙省事以老辭二十九年賜鈔萬五千緡宅一區召其
子瑜入侍三十年卒忠濟統理方郡凡十一年爵人命
官生殺予奪皆自己出及謝去大權貴而能貧安于義
命世以是多之後諡莊孝

忠嗣實之第三子也少從張澄商挺李楨學畧知經史
大義辛亥其兄忠濟授以東平人匠總管遙領單州防

禦使事乙卯充東平路管軍萬戶丁巳從忠濟畧地揚
州取邵伯埭首立戰功己未南征從忠濟渡淮分兵出
桂車嶺與宋兵相拒三晝夜殺獲甚衆始達蘄州及渡
江抵鄂分部攻城九十餘日戰甚力師還授金虎符中
統三年李璫叛宋兵攻蘄州勢張甚徐州總管李誥格
降于宋齊魯山寨為宋兵所據忠嗣從大帥安圖救蘄
縣復徐州執李誥格殺之攻鄒之嶧山滕之牙山多所
殺獲安圖論功以聞賜銀二百兩幣五十端四年朝廷

懲青齊之亂居大藩者子弟不得親政於是罷官家居
至元十年卒

元史卷一百四十八

元史卷一百四十八考證

董文忠傳有旨徙大都獵戶於郢中文忠奏止之 案
姚燧撰文忠碑云詔徙大都獵戶於郢中文忠奏止
還貧弱者是但留貧弱者不徙餘仍徙也與此稍異
耳謹附識

董文忠封壽國公謚忠貞 案文忠之謚吳澂所撰文
忠墓表虞集撰文炳行狀蘇天爵撰董士良神道碑
及名臣事畧俱作正獻元明善董氏家傳并逸事記

俱作忠貞諡以易名不應即用其名為諡或先諡忠
貞後復易為正獻故記載互異謹附識